

上卷 古小说经典谈丛

何满子 著

福建人民出版社

何满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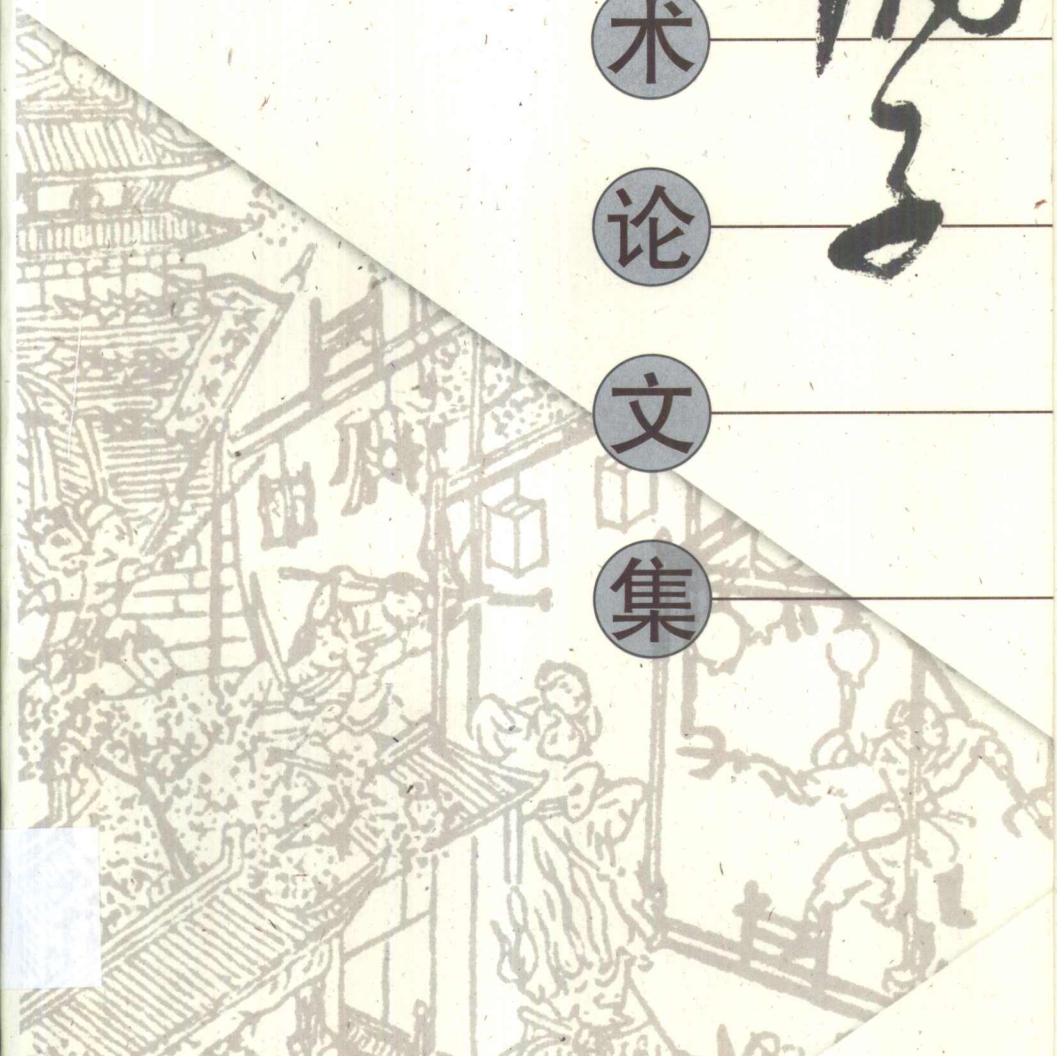
学

术

论

文

集



上海

古小说经典译丛

第100卷

上海古籍出版社

何陋

学术论衡



何满子

学

术

论

文

集

古小说经典谈丛

上

何满子 著 · 福建人民出版社

总 序

这套文集分三卷：《古小说经典谈丛》、《美学文艺学论稿》和《文史民俗杂著》。收集了本人近二十年学术方面的言谈，七十年代以前的文字不收；篇幅较大已以专书形式出版的如《中国爱情小说史略》、《中古文人风采》、《中国酒文化》之类不收。入集的也非我二十年写下的有关论文的全部，有些零散篇目选汰，有些是找不到。

为什么不收早年的著作，只收近二十年即六十岁以后的文字呢？并非因为“悔少作”，羞于将鲁迅所说的“幼年时的拖鼻涕、咬指头的照相”向公众呈示，而是因为，五十年代以前以专书或刊载于报刊的文字，在“文化大革命”中已全部被抄失；即使还能从图书馆蒐集到部分，自觉也大抵于世于人无益，印出来也无异浪费。那么，现在入集的文字都很有价值么？

当然未必。我从未以作家、学者或什么专家自期，从我不参加作协或任何学术组织一事可证。我只祈愿以普通一人，即与任何人平等的社会公民身份，陈述我的意见，任何方面的言谈如此，学术问题亦然。如果我的言谈获得认同，当然高兴而且感激；否则，至少也可向世界表明，在我所涉及的领域里，有我这样的一些见解曾经出现过，它们注入所属领域的现象里，提供给历史去选择，直

到被淘汰为止。它们将被淘汰与否，何时淘汰，其命运我不得而知，但向历史提供，却是我的义务。

我在发表议论中常是带着两难的困惑：既希望更多的人知道我（的意见），又怕更多的人知道我（这个人）。此话怎讲？当有更多的人读我的文字时，我便会知名；但我确实甘愿作为与众人平等的社会一员而不愿成为出头露面的“名人”。我因此对岌岌于声名的市场炒作有先天的反感乃至厌恶。希望自己的言谈广传，为更多的人所认同而又不乐以文名世，这真是一个人生的悖论。我深深懂得古人著述“藏之名山，传之其人”的心情，因之而困惑益深。

古人论三不朽，说“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这三项中，立功（即创立事功）和立言（即对思想学说等精神方面的贡献）究竟孰重可以讨论，古人重功而轻言未必允当；但立德之重于立言，却是至理。缺德即无节操之徒，其言不足取信；即使有“不以人废言”之说，但其言至少要打折扣。古贤云：“言为心声。”西哲也说：“风格即人格。”立言先要立人即立德，应毋庸置疑。窃以为做人的基本德性，是以平等待人，亦如求人之平等对我。高踞于万众之上，“以百姓为刍狗”者便是“不仁”。“仁者人也”，“不仁”便是缺乏人的德性。另一面，自甘于低人一等，奴服于他人，即自甘为“刍狗”，做稳奴隶而不悟者，则是“麻木不仁”。这“不仁”也是缺乏人的德性的标志。执此以衡立言的态度，应视自己是参与社会这个巨大讨论会的发言者。发的议论如赢得鼓掌，则应感谢知

遇般地感谢听众；如因此而飘飘然，自以为高人一头，自我感觉过分良好，如夜郎国主的自大，那就邻于无知了。应该清醒地估计到，在没有发言的沉默的大多数中，识见比阁下高明者多的是。你不过侥幸获得哇啦哇啦一通的机会，将意见面世而已。有此觉悟，才是立言的正确态度。

上面所拟想的社会成员平等讨论当然是不存在的。首先，发言权就不是人人、时时都能拥有。比如我，五十年代中期起就有二十多年没有发言权，乃至没有讨论会的入场证。再说，即使能参与讨论，也有权力即真理之类的种种背离平等的风习。幸好历史归根结底是公平的，一切议论都要受时间的验证，沉者自沉，浮者自浮。真所谓上帝的归上帝，撒旦的归撒旦。立言者妄自菲薄也罢，敝帚自珍也罢，都算不得数。一切得听历史的裁决。

将这些文字裒辑成文集，便只是提供给历史检验之意。各卷文字都照最初问世时的原样，只在文字小处作了极少的误植和缺漏上的改正。即使某些地方觉得有新意可补，也仍其旧，也是为的尊重历史。

2000年10月编论记

弁 言

和同一辈的多数学童一样，我最早自愿地接触的文学是旧小说。十岁前后就已几乎将通行的古代小说全部读完。读得来废寝忘食，全是为了娱悦，当然不知道从美学上和历史上获取点什么。十三四岁以后就丢开了它们，文学方面的阅读兴趣转到“五四”以后的新文学和外国作品上面去了。

但是，童年的记忆力好，又是最初接触的文学信息，那些小说事隔多年还牢固地储存在脑库里。后来读到的一些学者研究古小说的论著也提醒着和巩固着童年阅读的记忆；并不时将早年阅读时的纯感性的感受提高到较理性的思辩层面，然而从不曾打算在古小说的研究上花功夫。五十年代后转而研究古小说纯属意外。

那时我在高校教书，开的课是文学理论和现代文学方面的内容。正值高校院系调整前的大学教师思想改造运动，有两位老先生不习惯于检讨批判，卷铺盖走了。留下的课没人教，文学院院长找我商量，说我读过点古书，要我勉为其难。一是情势所逼，我向以驯服工具自命，不好推托；二是当时教文学理论和现代文学也确很敏感，我对

时行的文学权力中心那套理论框架也难以适应，心想教古代文学也未始非寻求保险系数之道，于是就应承了《中国文学史》这门课。接手时正好讲明清一段，小说戏曲正是明清文学的主要现象，我不得不去熟悉小说和有关材料，便以另外一种心情重读了童年时的读物，并有所发现。讲课之余，一年内写了《论金圣叹评改〈水浒传〉》、《论蒲松龄与〈聊斋志异〉》、《论〈儒林外史〉》三种个案研究的小书，于1954年在上海出版公司印行。这样我就转到了古代小说的研究上来。

古代小说的研究领域也绝不是避风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机械独断意识也要占领这一阵地。正在我步入这一原以为保险系数较高的领域时，就发生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用社会学批判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声讨或曰运动。类似的或性质相近的论争贯穿到我八十年代重理旧业时仍在继续，只是后来总算已和政治运动脱离而属于学术层面的争论了。好在自1955年起直到“文革”结束的二十多年中我失去了发言的条件，自然也被剥夺了研究古代小说的条件。我以为治古小说这段经历，作为一个短暂的插曲已与我的生涯告别，不料这段经历竟也在同行学人中留下了影响，我从放废归来后，又被呼召参加了这一领域的研究行列。

经过了十年灾难的文化灭绝，加上一个世代的文学实践缺乏可供文化积累的成果，无以满足广大读者的文学饥渴；于是，七八十年代之交起，不论从读者需求或出版需求，古代小说的大量重印就成了势所必至。几种经典

性的古代小说的传播数量盛况空前；与之相应，古代小说的研究和学术讨论会也盛极一时，似乎在此以前从未这样热闹过。结集在本卷中的文字大都在这一时期写出；九十年代后，古小说的研究热逐渐降温，我也就写得少了，九十年代后期就几乎不写了。

由于几十年以社会学方法图解文学的机械独断意识统治着研究领域，古小说研究在“文革”以后的若干年内仍摆不脱这一风习。因此，本卷中写得较早的一些篇目大都带有冲击机械独断意识模式的意图，所以常带有论辩性质，呼吁挣脱社会学方法，还文学以文学。稍后，才领悟到排他不如立己，转而以己见作正面阐述。当然，也因为机械独断意识模式到后来已渐渐失去市场，将复杂的精神现象硬嵌入阶级斗争的“意图伦理”已不大有人认同了。在冲破机械独断意识模式这一点上，古小说研究领域似乎比其他的文学批评领域效果更显著，这是值得庆幸的。

但本卷的编次并不按照写作时序，大致是，较成系统的议论置于前面，零星的散论靠后；正与先“综论”（第一分）后“分论”（第二分）的次序相同。有些过分枝节的或意见重复的议论没有选入，相信已选入本卷的文字足以显示我对古小说的见解和思维的大致路数了。

目 录

〔 1 〕 弁 言

第一分 古小说综论

- 〔 3 〕 | 中国古代小说艺术纵横谈
- 〔100〕 | 古小说常谈
- 〔108〕 | 古小说研究肆言
- 〔117〕 | 明清小说研究途径随想
- 〔122〕 | 古代文学研究方法随想
——在一次学术讨论会上即兴发言的追录
- 〔131〕 | 明清小说的美学转化问题
- 〔139〕 | 小说史方法论
——《中国小说史·绪论》（初稿）之一章

第二分 经典谈丛

- 〔147〕 | 《三国演义》概说
- 〔175〕 | 毛宗岗本《三国演义》前言两种
- 〔200〕 | 历史小说在事实与虚构之间的摆动
——《三国演义》成书过程片论
- 〔206〕 | 《三国演义》的蜀汉正统观及其他
- 〔213〕 | 在评价《三国演义》的文学成就以前
- 〔218〕 | 《三国》文化形成探源

- [225] | 《三国演义》研究和方法问题
- [231] | 《水浒传》概说
- [338] | 从宋元说话家数探索《水浒》繁简本渊源及其作者问题
- [355] | 施耐庵之谜
——江苏兴化、大丰施氏家族文物实察记
- [361] | 金圣叹的生平、人生态度和文学观
- [390] | 《西游记》概说
- [410] | 《西游记》研究的不协和音
——纪念吴承恩逝世四百周年
- [420] | 岳麓书社版《西游记》前言
- [428] | 《西游记》的语言艺术
- [436] | 李时人《西游记考论》序
- [439] | 《金瓶梅》试论
——李时人《金瓶梅新论》序
- [445] | 明清之际才子佳人小说估价
- [450] | 《儒林外史》简说
- [463] | 吴敬梓是对时代和他自己的战胜者
- [477] | 风俗史和心灵史是靠人物塑造完成的
——上海文艺出版社版《儒林外史》序

- [486] | 《红楼梦》简说
- [500] | 现实主义的小说和非现实主义的评论
——近年来《红楼梦》的研究现象一瞥
- [506] | 古代小说退潮期的别格——“杂家小说”
——《镜花缘》肤说
- [516] | 中国短篇小说源流发微
- [522] | 李剑国《唐前志怪小说辑释》小引
- [526] | 蒲松龄，在美学层面上

第一分 古小说综论

上

中国古代小说艺术纵横谈

引 言

有阅读能力而终生没有看过小说的人是很少很少的，我甚至想说是没有的。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以前，中国人最先接触的小说都是中国的古代小说，如《西游记》、《水浒传》之类。这以后，虽然有的人一开始读的是“五四”以后的新小说或外国小说了，但仍然不免要读读古代中国小说，这大概是普遍现象。

能够读小说未必能完全欣赏小说艺术；甚至会写小说的人也不一定能透彻地掌握小说艺术的规律，就像孙中山先生的“知行学说”所说的“不知亦能行”。但是，一个人所共知的道理是，能够理解的东西就愈能感觉它。愈能掌握一门艺术的规律，就能更多、更细致地从它获得美感体验。比如看电影吧，不大懂得电影艺术规律的人只能享受到故事的表面乐趣，而对电影艺术有所了解的人，就能判断为什么这里用远景、全景，这里用近景、中景，这里又要用特写、大特写镜头；为什么出现黑格、定格，以及割切、划、淡、平行、叠影、蒙太奇方法的运用，等等。他也能看出什么是演员的演技，什么是导演的功夫，还有摄影、配音等等的好坏，总之，能发现更多的妙处，也能看出艺术上的不足。这样，同是看一部片子，收获就大不相同。人们称只能瞧表面热闹

的人为“感性观众”，懂艺术规律的人为“理性观众”。理性观众所得的美感享受肯定要比感性观众多而深。小说欣赏也是如此。

这本小书就是试图以中国古代小说为话题，给读者提供一些小说艺术的基本知识，使读过本书后的读者多少能成为“理性读者”。谈小说艺术当然要牵涉到小说艺术的发展，但本书不可能系统地谈小说史；谈小说艺术当然要讲艺术规律，但本书尽量避免作抽象的理论探讨；谈小说艺术也当然要谈表现技法，但本书也不愿落入技巧主义。

迄今为止，学术界还没有全面阐述中国古代小说艺术的专著问世，本篇是一个尝试。因为它是一套丛书中的一册，编辑宗旨要求适应中学程度的广大读者，要求写得深入浅出；但笔者的本事只有这么一点，深不进也浅不出。涉及理论性的部分尤其没有办法说得浅切些。有些东西要写得明白如话，似乎也确实很难办到。打个比方，谁有本事把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原理讲得人人能懂呢？当然，文学艺术的理论不一定有这样高深奥妙，但终究也是一门专门学问，有它特定的表述语言，倘要写得很浅近，有时一句话、一个概念要费去十几句甚至几十句话方能说得清楚，也许最终还说不清楚，反而乱了套，要十分浅近是有难度的。而且，书中所谈的许多问题，其中每一个如要展开来谈，就必须写一本几倍篇幅的大书，现在凝缩在有限的篇幅里，要浅出就更不易。

但笔者总算努力做了，希望哪怕中学程度的读者，用点心也能有所得；至于专家们是否也能在这里发现一点有用的东西，笔者就没有把握了。虽然，我写这本小书也和写别的文字一样，是努力想做到言必己出的。重复别人说过的话意义就不大，也不是我的性格：

那么，且让它由读者来验证吧！

一 中国小说发展和叙述方式概况

（一）什么是小说：小说与故事之别

要谈古代小说艺术，首先要理解“小说”这个概念，换句话说，什么叫小说？这个问题看似简单，但即使是专门研究小说理论的专家，恐怕一时也未必能回答得准确、周全；而且，答案也可能人言言殊，各人对小说的理解并不完全相同。

这里不是谈中国古代对小说这一文体的见解，古代文体学家倒很简单，他们大抵是把经、史、子、集、哲学、伦理、政治、经济等等议论文体之外的残丛小语，一律归之于小说。这种分类法到现在还有相当的影响，至今还有人把那些记掌故、考名物、叙琐事的札记、谈片一类作品称作“笔记小说”。但这种分类法与我们视为叙事艺术的最高形式的小说无关，我们所要谈的是现代文体学和美学概念的小说。

我们很容易判断小说和议论文、应用文等非美学范畴的记叙文章的区别，也比较容易分辨小说和抒情散文、叙事小品之间的差异，最难区分的是小说和故事之间的界限。可以这样说，谁要是能辨别出什么是小说艺术，什么仅仅是一个故事，那么他就掌握了小说的概念了。

凡小说都有故事，但并非所有的故事都能成为小说。这里需要说明一下，西方现代派的有些小说家和小说理论家，如法国的新小说派，倡言淡化情节或摈弃故事，但这是行不通的。故事和情节（注意，人们通常把这两个概念混为一谈，实际上，故事和情节有联系，但不是同一码事）是构成小说艺术的基本要素，正像旋律是乐曲的基本要素，形体是绘画的基本要素一样，离开了